

# 脱下外套老婆都要闻一闻

因为一个通话记录,本报女记者遭到这位倾诉者妻子的盘问

口述:曾元,28岁,公司职员 文字:褚睿雅 制图:韩芳 原见报日期:2007年7月6日

曾元说:“我固然是要为老婆的多疑负一部分责任,但是她的多疑现在已经到变态的地步了,我要怎么容忍下去呢?”

## 感情曾有第三者的阴影

大学三年级,去图书馆借书,认识了小白,后来她就成了我女朋友。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,只是相互看对眼了,就开始交往。

毕业后,我们都留在了杭州工作。在杭州混了两年后,我去了上海。

和我一起进上海那个公司的还有一个叫阿月的女孩子,经常在一起探讨业务,没过几天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后来,阿月向我表白了。我说我有女朋友,但阿月说不在乎,想和小白公平竞争。阿月与小白完全不同,如果说小白是水,那阿月就是火了。我想,一个男人很难拒绝火样的女人,所以,我没有办法拒绝阿月。虽然我知道两年的感情绝对要比三个月来得重,小白是个好姑娘,我不该这么伤害她。

犹豫再三,我在电话里对小白说分手,小白当时就哭了。我没有多解释什么,只说一切都是我不好,就把电话挂了,顺便关了机。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,小白已经在公司门口等着了。她连夜从杭州过来的,给我打电话我关机了,到我住处又没找到人,只好到我公司来碰碰运气了。一夜没睡的她一脸倦容,我忽然觉得自己很畜生,再怎么样也要把事情说清楚呀,弄得不明不白就关了机,然后让一个女孩子在杭州与上海之间游荡了一夜。就是在那一刹那,忽然觉得其实小白在我心中比阿月重要。

我没有和小白分手,对她坦白了阿月的事。小白让我回杭州工作,我同意了。

之后我本来应该和阿月断了所有联系的,但阿月说,想就像老朋友那样,偶尔聊个天。我留了杭州的新号码给阿月。

小白一开始并不知道,后来看我手机的通话记录,知道我和阿月还有来往,非常伤心。

为了表示真的没有怎么样,我不再联系阿月了,换了号码,并很快和小白结了婚。

但是结婚还不到三个月,麻烦就来了。阿月竟然跑到杭州来了,而且还进了我们公司。我想说服阿月离开,但是阿月冷冷地说,那是她的生活,与我无关。我想也是,没有再说什么,就当她是同事,没什么事情尽量不找她,也没有把阿月来我们公司上班的事情告诉小白。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小白不知怎么的竟然知道了。这下事情闹大了,小白认定我骗她。

那个公司自然是不能再待下去了,虽然当时薪水、待遇都不错,但我不想再弄出什么误会,就辞了职,换了工作。

## 沾了女同事香水味,老婆去求证了

之后,阿月没有再出现过,也没有再和我联系,但小白心里的那个“阿月”开始根深蒂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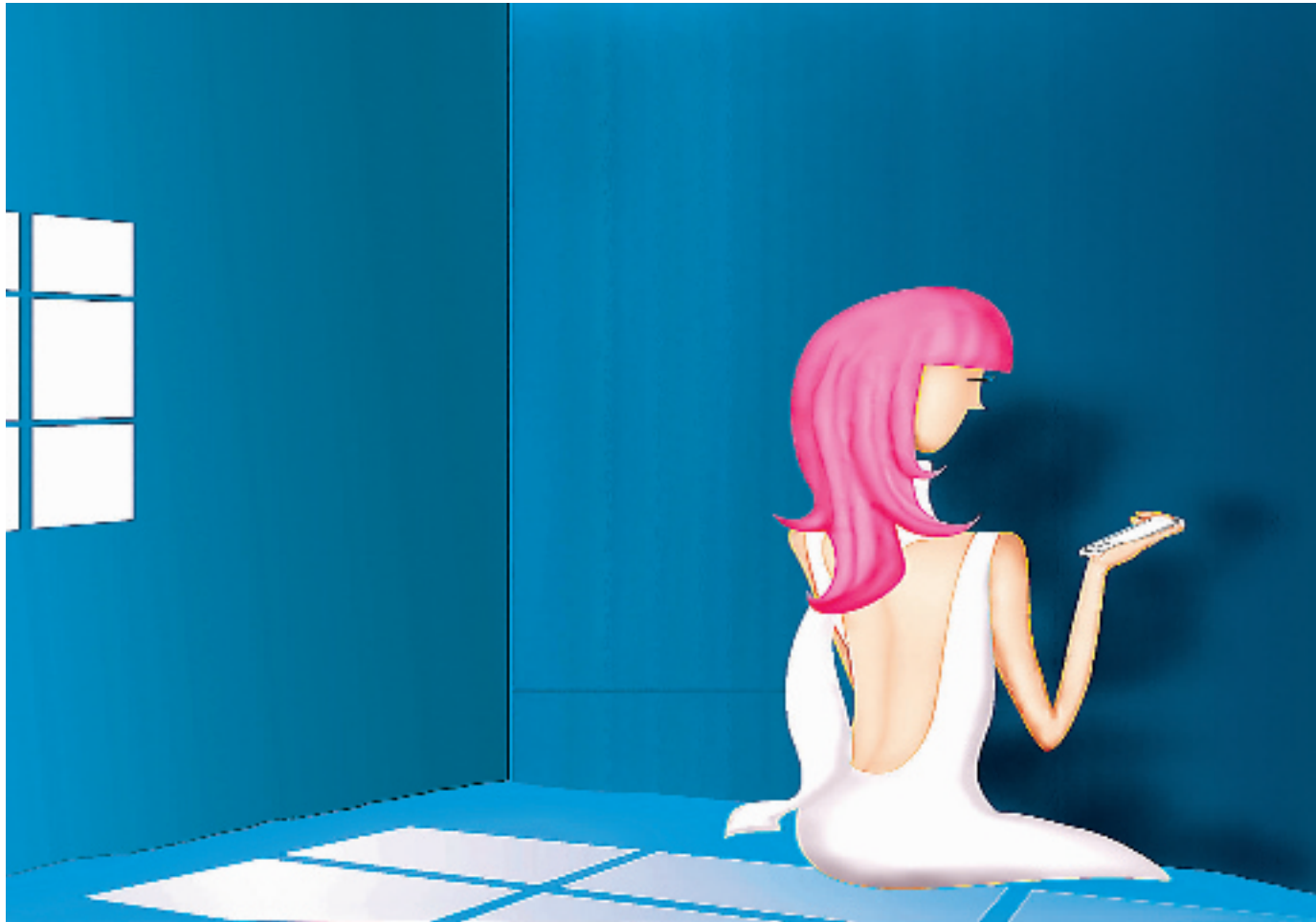
朋友叫我出去聚聚,小白总要跟去,就算全场只有她一个女的,她也还是要坐在那里。见老朋友,我和小白一起去是无所谓的,但是有些场合,比如说见生意场上的朋友,她在就不合适了,有好几个定单就是因为小白一定要跟着才泡汤的。

后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,发了好大一顿脾气,她才不跟了。

不过她也还是有办法对付我,而且这个办法快让我崩溃了。每次我回家晚了,她都要问问,去哪里了,见了哪些人,谈点什么事情。如果刚好有她认识的人,她第二天一定会打电话过去求证;如果不认识的,她也会打到我另外的朋友那边去打听。

回到家里,小白总是很热情地迎上来帮我拿包,脱下外套,百分百妻子的模样。

一开始,我很享受这种待遇,感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,她还能这样对待我。但后来我发



现,小白帮我把外套脱下来以后,总要闻一闻。

有一次,一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试刚买的香水,刚好就坐在我边上,我身上就沾了香水味。小白闻到后,立刻就问:“哪来的香水味?”我说:“是身边的同事试香水,不小心把我也沾上了。”但是小白还是盘问了一个晚上——她是哪里人呀?她几岁了呀?她什么时候进公司的?……

更过分的是,她第二天还打电话给我那个同事了,问我同事是不是买了那款香水,是不是在办公室里喷的,说我回去的时候身上都沾了香水味了。虽然最后她还是很客气地邀请我同事来家里做客,但我同事已经被小白弄得哭笑不得,而我只能苦笑。

## 有段时间,我天天向女同事道歉

小白天天要查我的手机,有时候偷偷地查,有时候光明正大地看。我已经拿她没有办法了,所以也就由她去了。

有一次,一个刚进公司的小姑娘给我发了条短信,问我一个事情的处理方案。小白刚好看到了那条短信,当时没说什么,但第二天就给这个姑娘打电话了——那么多同事你怎么偏偏找他呢?他已经结婚了,你还是避避嫌吧?

那个小姑娘委屈得要命,事后哭了很久的鼻子。我向她道歉,她嘴上说不会记在心上的,但自从那次以后,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了,当我瘟神一样。

和我发过短信、通过电话的女同事,只要被她看到过的,她肯定要打电话过去聊一下,顺便说一下“还是避嫌比较好”。

真是欲哭无泪啊!每一个和我通电话、发短信的异性在小白眼里都成了“狐狸精”,妄图染指她老公。我和她说过很多次,我没那

么大魅力的,只有她把我当宝而已,那些只是普通的同事聊工作而已。但小白听不进去。

有段时间,我几乎是天天向单位的女同事道歉,就因为小白打电话警告她们。现在已经没有女同事愿意和我说话了,怕惹麻烦上身。

不仅异性见我避如蛇蝎,同性朋友也不大愿意和我出去了,他们也怕了小白。我的顶头上司也有意无意地提醒我:年轻人后院要看看好,不要因此影响了工作!

我的生活可以说已经毁得差不多了。我想放弃小白,但她又怀孕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?

曾元来倾诉时,我刚好有事情要出去,就留了手机号码给曾元。后来曾元打了过来,倾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。聊完后,曾元很认真地说,他会删除这个通话记录。当时我只是笑笑,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但隔了两天,我就收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,她就是曾元的妻子小白。她很有礼貌地说:“请问你是哪位?我是曾元的妻子。他6月17日那天是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一个多小时?”在愕然之余,只好拼命解释——“我是《城市假日》的记者,你丈夫打电话过来是因为心情比较郁闷。”小白还是很有礼貌地问:“你们认识很久了吗?他为什么要找你聊天?”……

没有激烈的言辞,但是这种文质彬彬的质疑同样让人受不了。解释了好长时间,小白终于相信了我不是那些妄图染指她老公的女人。

小白不肯深谈与曾元的事情,我只能说:“如果可以的话,去看看心理专家吧,或许能让你从此安心下来。”

挂了电话,不禁有些心疼小白。她只怕失去曾元,但是这么下去,曾元只会越走越远。想对小白说:阿月的事情早已经过去了,曾元选择了你,你就要相信你值得他爱,他也只会爱你。

## 【妖刀无定式】

### 爱人如牙

人和人的关系就像牙齿和牙齿的关系。如果距离太远,就稀了缝,漏风,嵌食,遇到外力,还容易掉落。紧密得超过一个界限,那也非常糟糕,会挤得彼此东倒西歪,不成形状,还会痛入骨髓。

这一对夫妻显然是不幸福的。时刻被怀疑的曾元倍感痛苦,时刻怀疑着的小白应该是更痛苦的吧?被拴着的人累,锁链本身就不累么?

这种有些不正常的关系,也许就是爱情的一种。也许,只要稍做调校,也是一种和谐。

对此我的建议有二:曾元和小白好好谈一次,曾元可以问:你到底要我如何做,你才能彻底放心?对小白,我则想说:牙齿和牙齿挤得太紧,最终的下场我们都知道:拔!你想逼迫自己成为那颗被拔掉牙齿的牙么?很多被拔掉的牙齿,并没有虫蛀也没有腐烂,健康完好——惟一的问题就是,它一点余地都不给别的牙齿留。

## 【回访】

### 妻子学会了信任

上一次采访,小白把我盘问了一番。不过事后我们成了朋友,她有什么郁闷的事情会向我倾诉。这次回访除了采访曾元也采访了他的妻子小白。

小白:听了水妖说的话,我也好好地反思了一下。可能真的是我这颗牙太挤了,不仅挤得他难受,连我自己也透不过气来。我决定做些改变,否则我真的会失去他。他和阿月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,我也该放下了,而不是把所有的女人都当成了“阿月”。

曾元:我告诉小白,我爱的是她,让她不要再为“阿月”苦恼了。有任何疑问都只能来问我,不可以去骚扰我的同事,今后我的行程也会更加透明,我会随时向她报告我的行程。小白学会了信任,现在我们快乐了许多。